



粒粒皆辛苦(国画) 方增先



我们这一代(油画) 陈宣明

李晓军、魏广君、李晓松画作开展 恭王府内文脉传衍

本报讯 8月20日,“金彩华章·李晓军、魏广君、李晓松中国画作品展”在恭王府安善堂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三位画家的中国画作品40幅。这些作品颇具传统素养,又富当代文化意趣追求,与恭王府“月牙河绕宅如龙蟠,西山远望如虎踞”的人文环境和和谐地融汇在了一起,使人感怀良多。这三位画家来自或曾受教于中国国家画院,他们对传统中国绘画的语言和形式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和感悟。李晓军的写意花鸟着重于对传统绘画文脉心象的继承。魏广君的金碧山水,在青绿山水的华美恢宏中融入了精致而细腻的文人情怀。李晓松对山水画图式及传统符号技法进行了独到的组合和表现。

据悉,此次展览同时揭开了

“恭王府艺术系列展”的序幕。恭王府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且唯一对外开放的清代王府,于2008年6月完成对府邸的保护修缮,2008年8月实现全面开放。全面开放一年以来,恭王府管理中心在开发恭王府深层文化艺术价值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多个较有影响的展览,其中不仅有展示自身历史文化的清代王府文化展、恭王府历史沿革和博物馆建设成果展以及多福轩、锡晋斋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厅堂的复原陈列,还积极与国内外博物馆和海内外艺术家合作,举办各种专题展览。近期恭王府又策划推出“恭王府艺术系列展”,以恭王府这座古老建筑为平台,对书法、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传统艺术门类的当代发展状况进行介绍展示。

(尹文)

画画与画“钱” ——话说市场的兴起与创作的式微

谢海

在我们这代人的视觉记忆中,有些美术作品过目不忘。就像即便不懂音乐的人,也会轻声低吟《让我们荡起双桨》、《爱我中华》、《外婆的澎湖湾》一样,哪怕从来没有摸过画笔,我们也记得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张凭的《忽报人间曾伏虎》、汤小铭的《永不休战》、徐匡和阿鸽的《主人》、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李秀实的《疾风》、罗中立的《父亲》、周绍华的《黄河魂》、陈宜明的《我们这一代》、贾又福的《太行丰碑》、沈尧尹的《地球的红飘带》……这些经典作品曾经给予我们泪流满面的感动。

不过,这都是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的美术作品了。这些年,美术界不断地呼唤精品,呼唤力作,为什么要呼唤?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没有精品,没有力作。

很多大大小小的画家从10多年前就基本上失去了以美术作品载入美术史的资格,软绵绵的作品和那些早已功成名就却又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艺术家的作品一起时不时地聚集在美术馆,聚集在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上。如今,看那些送来送去的画册已经无法让人警醒,激人奋进,看展览已经不是视觉的需求,而是感情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交往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看完展览,然后在觥筹交错中交换着名片和眼神,在那些被称之为艺术品的作品面前窃窃私语。我们也看朋友送来的画册,因为我们更热衷于比较谁的画册做得更体面一些,设计得更精美一些。短短的十几年,视觉艺术应该传达的价值变异了,美术的评判标准不同了,一些以

前是和即将是天才的艺术家们步调一致地堕落了。

有意思的是,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式微和中国艺术市场的兴起在时间节点上惊人的接近。所以,我们不得不考量艺术市场到底给生活在当下的艺术家们带来了什么。

1992年,深圳举办了中国内地最早的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1993年,中国第一个艺术博览会在广州拉开帷幕,紧接着,国内各地风起云涌的艺术拍卖、博览会、艺术机构、画廊和职业艺术经纪人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1993年,嘉德公司拍出两件100万以上成交价的作品,震惊了当时的所有人,震惊的理由是:艺术品是这么的值钱!

在艺术作品还不能换成钱的时候,画家创作作品大抵是因为热爱、兴趣和追寻艺术本体的信仰,还多处在精神层面上。而当知道艺术品可以改变生活时,绝大部分的画家都坐不住了。在艺术市场的初期,买家买画的目的无外两种,一是增值保值,把艺术品收藏当作一种理财的投资品种,二是附庸风雅。买家选择作品的方式也不外两种,买自己喜欢的画或画家的典型作品。于是乎,在买方市场强大的作用力之下,一味地重复、克隆、敷衍直至机械生产、讨好买家的做法让创作者迷失了艺术创造的基本方向,也让许多画家在从事艺术创作中,对究竟是一种行业生产还是一种信仰追求丧失了判断。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这些年可圈可点的美术作品乏善可陈,单说艺术市场化来袭后,有些作品虽红极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

逝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艺术作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也在为精神的苍白、形而上的滑稽、可笑和齷齪提供越来越多的案例。

买方市场对艺术家的智慧与勤劳的掠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可怕的是,很多艺术家至今尚未觉醒。很多艺术家甚至发现自己原初的学术梦想居然改变了生活,连他们自己都会扪心自问,创作何为?艺术何用?很少有人能够逃脱金钱和物质的诱惑,这是宿命?宿命之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牛”一点的画家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他们过上富人的生活,他们不再谈论艺术,而是滔滔不绝于换车、建别墅。他们像绝大多数有钱人一样,挥霍着钱财,挥霍着时间,至于学术理想,一边去吧。而“小”画家们在榜样力量的号召下,“明白”了学术理想的追逐不是唯一决定成功的因素,可能是曝光率,可能是人脉关系,可能是一个头衔。当他们也彻底明白一个平庸的艺术家如何成为文化英雄时,艺术所应该具备的创造、包容、前瞻以及社会担当就变得软弱无力 and 几近毫无意义。

钱有时候真是无坚不摧。当艺术品作为泛文化产品,失去它应有的光芒时,就必然媚俗和肤浅,所以,满大街的“牡丹王”、“鸡王”、“虎王”和“牛王”就不足为奇了。而一些颇有建树的画家为了博得买方的青睐,不惜剥夺接受者的思考权利,消解艺术的深度,注重审美惯性而忽视对灵魂的拷问和精神的提升。当然,他们也不可能给历史留下文

化

上海中国画院的首批画师之一孙雪泥(1889—1965),青年时代血气方刚,思想倾向革命,在辛亥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创作了融入革命斗争的漫画发表于上海的报刊。早年在上海创办生生美术公司经营多年,为社会作了不少其有意义的工作,却少为今人提及。

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前后,上海的艺术市场虽然相当活跃,但画家要在上海立足下来,靠卖画维持生计是不易的,真正靠卖画获得富裕生活的只是少数几个。所以,大多数画家还得另谋生活出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画家孙雪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于上海创办了生生美术公司。该公司取名“生生”,正是蕴含着“谋求生活出路,生财有道”之意。

孙雪泥兼长中西绘画,文字功底亦好。在创办生生美术公司之前,曾供职于《新世界日报》担任附刊画报主编,为编辑画报积累了经验。创办生生美术公司后,便在1918年8月创刊了《世界画报》,自任主编。《世界画报》为16开本,道林纸石印,彩色封面,并穿插彩页,属休闲性、欣赏性绘画和文学相结合的刊物,供稿的绘画者和撰文者皆为当时名家,所以刊物销路颇佳。该画报第十期起又聘名画家丁悚担任编辑。漫画家、装饰画家张光宇早年亦应邀加盟《世界画报》,为该画报的版式、封面等进行装饰设计,添彩不少而具新颖感。该画报出至第五十三期后停刊。

生生美术公司的经营项目包括工商广告招贴画设计、商标设计、供报刊发表的工商广告设计等。其中不少广告设计刊载在《世界画报》上,还出版“月份牌”画等。

1931年,日军侵占我国东北领土后,生生美术公司出版了《抗日月历》,请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亦为孙雪泥好友的项松茂题了词:“煮豆燃箕,内争可耻。”意在抨击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日军侵略的不抵抗主义而热衷“剿共”内战。项松茂是爱国巨商,上海著名的五洲大药房、五洲药厂老板。他主张全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抗日,因此积极宣传抗日,活跃投入抗日活动,组织抗日义勇军,将五洲药厂的职工组建成抗日义勇军的一个营,分发制服,自任营长,并聘请交通大学军事教官阮晓军指导军训操练,同时还组织药厂大量生产支援抗日前线的军需药皂、药品。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日军进犯上海,项松茂遭日军逮捕,英勇不屈,被日军杀害。当时的《抗日月历》由丰子恺配画,一时广为流传,洛阳纸贵。

孙雪泥经营生生美术公司的同时,又热心于印刷技术和印刷字本的研究。他兼任主持印刷局,又出任上海市彩印工业同业会理事长、中联印刷公司董事长。鉴于生生美术公司经营得法,积累了一定经济实力,转而资助了中国画事业的发展。1932年,孙雪泥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画会,出任常务理事兼总务,为画会筹集基金不遗余力。孙雪泥为人公道,热心公益事业,人缘好。1934年,在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工商美术团体“中国工商美术家协会”时,被聘为会董之一。

旧时画家的生存之道 孙雪泥与生生美术公司

黄可

孙雪泥经营着生生美术公司和社会印刷事业,虽然忙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其修养气质而言,是一位颇具书卷气的文人画家。他的中国画,工笔和写意均擅长,又工古本诗词。他在百忙之余,内心向往的依然是文人画家所乐道的乡居田园生活,所以他的画斋取名为“枕流小筑”和“漕溪小筑”。他的许多诗作画构,便是在上述具乡土气息的画室中创作的。新中国诞生后,孙雪泥被上海中国画院聘为画师而专事中国画创作。

相关链接

孙雪泥原名鸿,字杰生,又字翠章,以号行,别署枕流居士,上海市金山亭林人。自幼心灵手巧,五岁就能剪出各种造型的剪纸作品,十六岁起习中国画。山水画宗法唐代卢鸿,兼取各家之长,变以淡雅疏松之笔。花卉蔬果则师法克弘,融入己意,潇洒清逸。他既画雄山大川,更擅绘园林佳景,追求的是雅逸宁静的意境。在花卉蔬果画方面,常绘梅兰竹菊,特别喜爱画梅,陶醉于疏影横斜、暗香浮动之中,着意颂扬梅的高洁。同时喜绘鳞介之属和民间玩具,几尾鲜活的鱼,数样鲜果蔬菜,三五只清水大蟹,以及泥娃娃、布老虎之类,皆可入画,清新而自然成趣。他的画作往往与题诗交相辉映,诗情画意质朴而具有内涵。有题画诗录《雪泥诗集》留世。

“画说”理论家的生活态度

本报讯 “生活态度——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师作品展”近日在岭南画院展出,这是继广州、深圳展出之后的又一站。

这次参展的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师共13人,分别是李公明、李行远、张福华、黄专、王璜生、朱万章、胡震、李若晴、司徒文成、郭伟其、吴杨波、胡斌、张文媛。

作为人文学科中的科目,美术史研究,要求其从业者具备相关理论素养的同时,还要拥有赏鉴丰富的视觉宝库的经验和能力,以此才能对那些人类的审美造物作出恰当的解析和历史的分析。美术史系的教师们就是以这一学科的研究与知识传授为志的人群,其生活

的极大部分与这些视觉作品及相关的人文典籍的阅读有关。但在放飞思想的翅膀之时,他们也不禁跃跃欲试,操起画笔勾画心中的视觉图像。

他们与美术创作紧密相连,但多数人只是将之视为自身专业之余的一项副业。他们的创作不背负专职艺术家所面临的创

新的焦虑、展示方式的变革、传播的效应等方面的压力。创作更多的是其生活的一种调剂,映射着他们对艺术与生活的趣味和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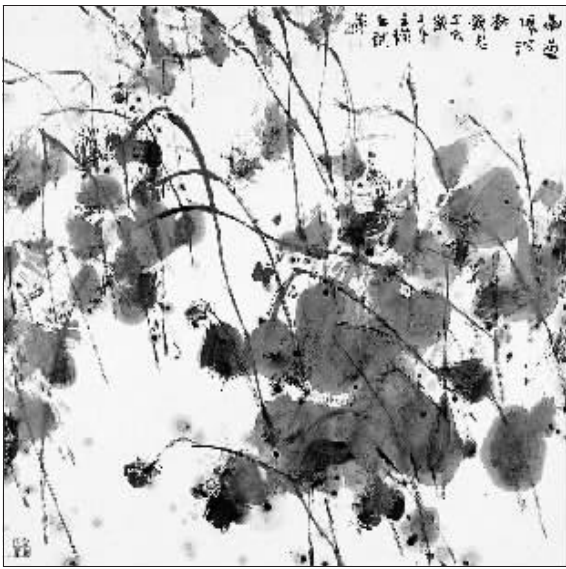
基于以创作表达某种生活态度的构想,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特组织了这次教师作品展。美术史系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为研究与教学的重要理念之一,教师们的创作也力图保有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品格。展示的风景、人物、静物以及花鸟草虫,或深描实写,或简笔勾勒,或取局部意象,或信笔涂抹,均力求呈现自身的心性与志趣;既含蓄借抒情、托物言志之意,又不至随性驱遣、悠然自得之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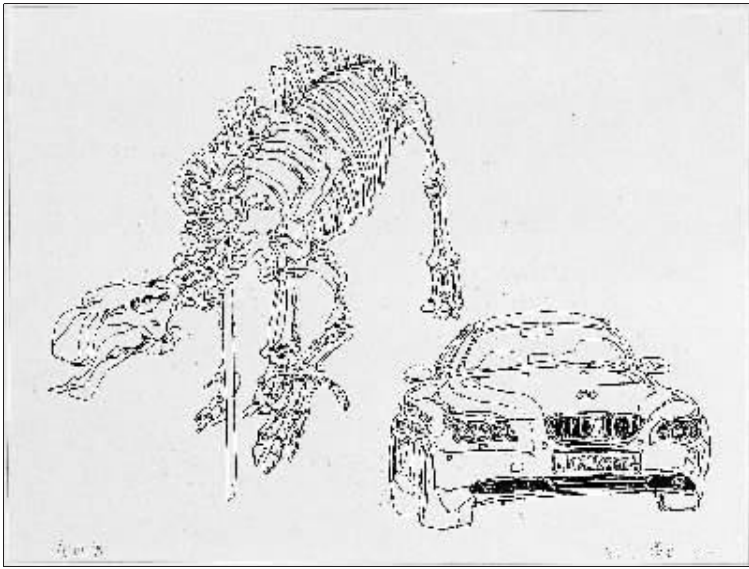
(邵亦)



冬荷图(国画) 李公明



雨过风沉秋韵老(国画) 王璜生



金刚经(丝网印刷版画) 黄专



苹果药芹(国画) 孙雪泥